

■对 话



“睡醒起来又是一个新的我”

董 欣:庞羽你好!之前我们聊你最新的小说集《刘珍与范明》时,你给对谈活动定了一个主题,“南京是个圈”,刘珍与范明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南京。你为何如此偏爱这座城市?南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你的“在地”写作?

庞 羽:写南京故事,一方面是因为我生活在南京,对南京城熟悉,另一方面则是我欣赏南京这座伤痕累累又生机勃勃、古老而时髦的城市。我是从南京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毕业的,深知戏剧性的重要,而南京的特质里,充满了戏剧张力与矛盾性。都说“南京大萝卜”,南京人爽朗、乐观,大笑的时候眼睛都看不见。就是这种满满的生活感,让我觉得刘珍与范明就应该生活在南京。这对“90后”情侣有南京人“斩只鸭子”的幽默感,有南京人下馆子吃皮肚面的“活人感”,也有南京人早早熄灯睡美容觉、夜生活比较平淡的踏实感。这是我想给刘珍与范明的生活定的基调,也是我对现代年轻人的一点浅显的理解。

董 欣:城市和人是相互滋养的。南京为刘珍与范明的故事提供了现实落脚点,锚定了小说生活流的叙事风格,这对小夫妻的爱情也为南京涂上一抹青春的浪漫色调,他们的喜怒哀乐映照出城市表情的千万分之一。

我发现,与家庭剧常见的“重男轻女的婆婆、缺席的老公和破碎的地”模式不同,你极少写声嘶力竭的争吵,也很少将人物置于剧烈冲突中,而是反复摩挲婚姻中细小的裂痕。你是怎么看待刘珍和范明的婚姻爱情的?为什么选择这种静水流深的表现方式?

庞 羽:我们这代人从小看琼瑶、金庸的剧长大,认为爱情是轰轰烈烈的,生存是打打杀杀的。实际上,生活就像一瓶掺了水的牛奶,喝了觉得淡,不喝又觉得自己欠缺钙。唐代诗人贾岛有一个关于“推敲”的故事,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他“推敲”了很久。我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这就是“咀嚼”和“反复摩挲”,我也在努力向贾岛学习。

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很少有机会去体会剧烈冲突的瞬间,更多的是在细水长流般的日子里,碰到一些礁石,哗啦啦响几声,又默不作声地绕过去。在这种细小裂痕碎了又补、补了又碎的生活中,刘珍的拳头攥紧又松开,与生活无奈和解。刘珍与范明的爱情和婚姻,和他们的父辈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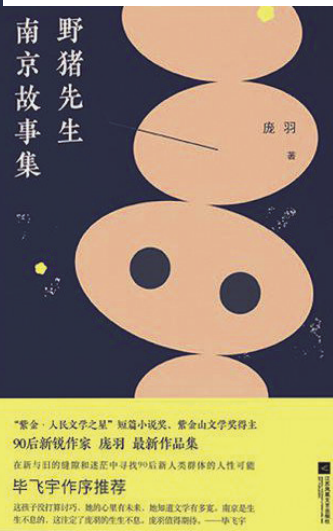
向着时间与命运的浩渺深处远航

■庞 羽 童 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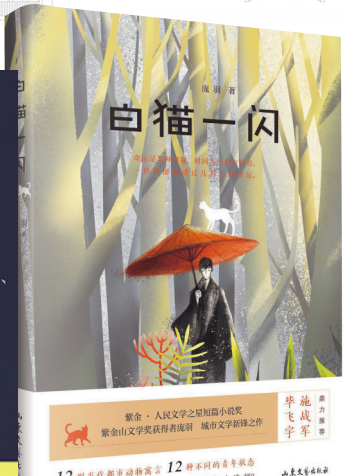
庞羽,1993年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花城》《钟山》等刊物发表小说80万字。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紫金山文学奖等。作品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7年卷。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一只胳膊的拳击》《我们驰骋的悲伤》《刘珍与范明》《我不是尹丽川》等



《刘珍与范明》,庞羽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8月



《野猪先生:南京故事集》,庞羽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



《白猫一闪》,庞羽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

辈是不同的,多了一些年轻人的潇洒与看破,同时又和父辈祖辈一样,在生活的左右夹击里,学会把后背交给彼此。

董 欣:除了《刘珍与范明》中收录的作品,你至少还有20多篇小说以这对夫妻为主人公。为什么会这样设定?同为“90后”,刘珍和范明身上是否传达了某种同代人的经验?他们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庞 羽:“刘珍与范明”这一系列的创作,受到了“春娇与志明”的启发。我很想写写我们这代人。这代人的爱恨情仇是淡淡的,对梦想、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又是深深的。我以前也说过,我们是“不那么浪漫”的一代人,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买房要“掏空六个人的口袋”;受过良好的教育,看过太多情感纠纷,我们知道的太多,相信的又太少。刘珍与范明,他们的婚姻爱情多了一点“看破”,彼此需要,但又不是谁谁不可。“9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因为孤独,我们会谈恋爱、报社团、结伴旅游、约朋友喝下午茶,在做这些事时,心情也是“淡淡的”。因为“淡淡的”,我们对他人的要求不高,自然也少了很多矛盾。

刘珍与范明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睡醒起来又是一个新的我”。他们不是没有失望和痛苦,而是选择像水一样,不受力,勇敢地让每一道伤疤裸露,直至被新的水流填满、治愈。

拓宽对人生的各种“许可”

董 欣:刘珍与范明这对最普通的小夫妻,在平行世界里体验各种人生,演绎婚姻爱情的无数种可能,这一系列故事几乎都是从刘珍的视角展开叙述的,你经常以蒙太奇手法在成人刘珍和“小刘珍”之间进行切换对照,这么安排是出于某种写作策略吗?你是如何理解从“小刘珍”到成人刘珍的身份转化的?

庞 羽:在创作《刘珍与范明》时,我运用了一些学过的电影手法来增加画面感,通过蒙太奇手法进行时空切换。我想尝试创新一下,增强故事叙述的真实感。在这些故事里,刘珍的视角比较多,但我也从刘珍出发,写了祖辈父辈几代人的故事。之所以经常提到“小刘珍”,就像我们和朋友坐在火锅前讲故事的时候,并不会完全直线叙述,而是经常穿插“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之类的话语。从原始人坐在篝火前讲故事起,这些句子就经常出现。我们平时思考时,哪怕发呆时,思维都是跳跃性的。

至于从“小刘珍”到成人刘珍的转变,我也提供了多种视角。小刘珍的生活,刘珍怎么看?刘珍的生活,小刘珍怎么看?这就涉及对哪些东西变了、哪些东西没变的思考。我希望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答案,毕竟我和朋友面对面吃火锅,我俩

对一句话的理解也会不一样。

董 欣:“小刘珍”的出现既是叙事者开始回忆的标志,也体现了作家对笔下之人的怜爱之情。每一个小小的、无忧无虑的孩童,最后都要长成坚强的、单枪匹马对抗世界的大人。用你书里的比喻,世界是个巨大的泳池,刘珍一边溺水,一边学会了游泳。而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最初的自我认知往往来自身体的变化。你有不少小说都涉及生育经验,女性因生育而重新认识自我,并由此重塑看待世界的眼光。现实中你有一个可爱的儿子,请问生育对你的创作观和写作视角有影响吗?

庞 羽:生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拓宽了我对人生的各种“许可”,我给生命里的很多人、很多事都颁发了“许可证”。生育之前,我对各种人、事、物充满了评判,这个人是错的,那个人违背了做人的原则,等等。有了孩子之后,他的无理取闹、撒泼打滚,我都得温柔地接住,我会告诉他“不用怕”。带着这样的视角再看生活里的人,有些人伤害了我,但这些常常与“我”这个人无关,他们只是刚好今天心情差。也许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句充满理解与包容的“不用怕”,做了母亲之后,我对自己的人生经历都颁发了“许可证”,创作道路也给我颁发了“准入证”,我对世界的理解更加宽广了。

董 欣:除了生育这一特殊经验,你的很多小说都充分展现了女性对自己身体感官的发掘和运用。你是否特别关注女性的身体经验?

庞 羽:其实,在成长过程中,我也嫌弃过我的女性身份:力气小,害怕上体育课,比男性更容易受到伤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觉得,女性身份对我的写作之路而言,是一种馈赠。我能更敏锐地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也能更丰沛地感受到别人的幸福与激动。我认为,对身体感官的发掘与运用,是女性作家的一种优势,我们能准确地辨识到自身因何而痛,众多他者又因何而痛。

董 欣:就像蜗牛伸出小小的触角来勘探世界,女作家擅长通过倾听和表达自己的身体感受来传递情感、理解生活。你的目光并未局限于刘珍一人,而是塑造了时间中的女性群像。在《我不是尹丽川》中,你追溯了母亲和外婆的往事,4年后的《他们在跳舞》以“失去孩子”的经历串联起刘珍、刘珍母亲、范明母亲、小佟母亲4位女性。你笔下的女性似乎正在走向一种性别认同,因分享相似的经历而形成女性共同体。

庞 羽:“母性”是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主题。我们都借助母亲来到这个世界,很多女性也会有做母亲的体验。这件事很奇妙:在十个月时间内,两个陌生人会分享一具身体,而一具身体里面,会同时有两颗心脏跳动。

女性需要承担怀孕之苦、分娩之苦、育儿之苦,做了母亲之后,我又多了担心孩子之苦,担心孩子吃不饱、学习差、受欺负。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失去孩子之苦可能是她心中最怕、最痛的苦。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也理解了我的父母。在过去,中国许多家庭都是“单身母亲带娃”的模式,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母亲与孩子相依为命。因此,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会感到失去了自己的后半生,也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在《他们在跳舞》中,我让这些经历了剜心之痛的女性自己诉说,刘珍母亲因为小佟母亲而失去孩子,小佟母亲因为送刘珍母亲去引产而失去小佟,范明母亲也有类似的命运。在结局里,刘珍母亲与小佟母亲一起打毛线,长长的毛线就像长长的脐带。

脚踏实地,日拱一卒

董 欣:你是何时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女作家身份的?你认为自己这代女性最独特的写

作关切是什么?

庞 羽: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是顿悟不必为外界对女性的审美规训而苦恼的那天。我有过和许多女性一样的经历,敏感而自卑,因为敏感而暴食,因为暴食而肥胖,因为肥胖而更加自卑、敏感。大一时,我被选中排练话剧《谋杀歌谣》,那时我很胖,而张妮宰导演选中我当第四幕主演,她一直在鼓励我。演出的那几天,我完全忘记了我的赘肉,演出结束后,掌声让我感受到了站在大地上的扎实感。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歌唱家,每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流浪者”。我们与我们的父辈祖辈有相似的苦恼:理想与现实、爱情与婚姻。我们也有与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选择权变多了,可以洒脱地和痛苦说再见,可以不在乎很多世俗的东西。

董 欣:《野猪先生:南京故事集》和《白猫一闪》打造了“人间动物园”,动物成为小说人物的精神镜像;《刘珍与范明》则从动物叙事转向真实生活,直面年轻人在婚姻中的酸甜苦辣。你认为自己的小说和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是什么促成了这一转变?

庞 羽:我已而立之年,创作也到了瓶颈期。毕飞宇老师说过,作家要“两条腿走路”。如果说“动物”系列是一个女青年的文学想象,那“刘珍与范明”系列,就是我直面现实、脚踏实地的日拱一卒。写小说是一个不断克服写作困难的过程,最终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并塑造更加强大的自我。这些年,我结婚、生娃、育儿,婚姻里的问题,我基本都经历了一遍。在这些现实问题面前,我让自己沉淀下来。我沉进了生活的底部,学会了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学会了与他人战斗、承担责任,也学会了自我接洽。我现在的小说与之前相比,是更具备了“压手感”。我以前的小说是轻的、飘的,某种意义上是脱离现实的。现在的小说,则是努力扎根于生活之中的。我从一个爱穿长裙的文艺女青年,长成了一个喜欢和人唠嗑的“文学大妈”。我很感谢这一转变,也感谢这几年的生活,让我从一个自我陶醉的“独唱者”,变成了一个现实的“观察者”。我也希望这样的转变能帮助我突破瓶颈期。

董 欣:你曾说过希望自己有一副好牙,能一口咬住生活暗面的影子。除聚焦女性命运外,《消失的骨头》等作品更展示了你向历史幽微处开掘、讲述家族秘史的野心。你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

庞 羽:《消失的骨头》讲的是20世纪特殊时期两个家庭之间的故事。刘珍的父母间接导致老教授的独子溺亡,而老教授在去世前,交代了刘珍哥哥的下落。刘珍哥哥失踪后,老教授告诉众人,他乘火车去建设大西北了,而老教授的家里有一只一直指向下午4点的钟,指针的方向暗示了刘珍哥哥真正的去处:东南方,大海的方向。由此看来,历史充满了因果。

董 欣:一定程度上,你的写作已经呈现出从个人史到家族史的自觉过渡。对青年作家而言,主动将自身写作置于历史的延长线上考察,敢于对人性发出诘问并作出回应,这种探索相当可贵。

我觉得你的小说里有一种可贵的“不确定”和“不满足”。你笔下的女性以自己的身体与情感为钥匙,解锁两性关系、家族历史、人类命运的秘密,同时在跌跌撞撞的对抗中重塑自我,这种直面未知、自由生长的能力非常动人。我相信,新的女性写作必将催生新的美学原则。新一代女作家从女性视角出发,却不会止步于此,她们把自己锻作舟楫,向着时间与命运的浩渺深处远航。

(董欣系《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

地域叙事、典型形象与个体成长史

——评庞羽的小说创作

■袁文卓

妻在当代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以及经历的爱恨情仇。《我们驰骋的悲伤》中关于玄武湖、南京地铁1号线、新街口、鼓楼、经天路及南大仙林校区站等南京地域标识的叙述随处可见。庞羽总会在不动声色中向读者展现南京的魅力,这种地域书写并非刻意为之,对南京大街小巷的情感实际上早已内化到作者的小说叙事与空间构建之中。

除风格浓郁的地域书写外,庞羽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在典型环境中刻画典型人物,并在叙事中传递出对个体成长的关注。譬如在《福禄寿》一文中,贪财的保姆元嫫、好吃懒做的马东强、学究气的华玉卿,一心想要嫁入豪门的马兰,这些人物形象经过作家的巧妙构思,显得十分贴切。作品开头写道:“元嫫把地上的书全扔了。为什么扔?华玉卿问她。元嫫不说话,当着她的面,把两本杂志扔进垃圾桶,转身去厨房切菜。华玉卿还在问她。啪地,元嫫把菜刀插进砧板上。华玉卿缩起脖子。元嫫操起手边的抹布:‘抬手。’华玉卿乖乖地抬手,‘转身。’华玉卿乖乖地转身。元嫫割伤了他的上半身,又把他的鞋子

擦得锃亮。‘好了,找老张打牌去吧。’华玉卿铁青着脸,咕嘟咕嘟转着手下的轮子,朝大门滑去。到了大门口,他又犹疑着手。‘利索点。’元嫫瞟他一眼。这个南陵大的二年级教授,还是乖乖听话了。临走,他还脖子往里一够:‘中午鱼汤面,加两个蛋啊,两个。’”这段文字中的“扔”“插”“缩”“抬”“转”以及“一够”等动作描写十分简练,寥寥数语便将保姆元嫫的泼辣蛮横与知识分子华玉卿的无可奈何刻画得生动形象。

《走失鲸鱼 Alex》是一篇关于找寻的故事。小说中鲸鱼的首次出现是在“我”与哥哥的一次吃鱼交谈中。原本是蒸鱼,哥哥假设这条鱼若不被吃掉,可能会长成一条鲸鱼,这实际上为后来哥哥与 Alice 的相遇埋下伏笔。而随着哥哥的消失以及 Alice 水族馆的出现,冥冥之中“我”与哥哥再次团聚,原来 Alice 是哥哥在海上当海员时救助的一头即将卖给餐厅的海豚。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题目中的 Alex 在文中变成了 Alice,难道是作者笔误?其实不然,Alex 通常男女都可用但偏向男性,Alice 则多指女性,这里实际

上暗喻哥哥和 Alice 的感情十分深厚。事实上,哥哥当年出走之后,妹妹始终未曾放弃寻找,Alex 俨然成为兄妹俩再次团聚的重要媒介,哥哥这条“走失的鲸鱼”终于被找到。表面上看,这是一则关于妹妹找寻哥哥并最终得以圆满的故事,但深究而言,又何尝不是一段普通人找寻心灵寄托、遵循内心选择、完成个体成长的旅程呢?

庞羽的小说语言十分地道,体现出作者对日常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如在《我不是尹丽川》中,有一段日常生活描写,十分自然地过渡到对“我”内心世界的剖析中。“在容城,磨刀匠走街串巷,三天磨一把刀;菜贩子路口闲聊,也不吆喝;春来天暖,老人在公园里打太极,树叶也绿得慢了一些。每天早晨,我坐在2路车上,车辆的引擎声、间隙的说话声,合着耳机里淡淡的音乐,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无关感情,无关风月,无关这个无限宽阔的宇宙,它存在于我的内里,蓬勃生长,优雅老去。”无论是磨刀匠还是菜贩子,是在公园打太极的老人还是公交车上的各种声音,作

者通过对这些易被忽略的日常生活片段的描写,力图还原生活的本真。“走街串巷”“路口闲聊,也不吆喝”“打太极”以及“树叶也绿得慢了一些”的叙述,也为读者快节奏的现实生活按下暂停键,末尾则自然衔接对个体内心世界的开掘,主题得以进一步深化。小说《撸串》中的市井语言气息浓郁,符合特定人物身份。《我们躺着不说话》里关于窠白豆、大马以及尤静的描述性语言自然朴素,充分体现出作家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知。《响声丸》通过冷静的叙述笔法,全方位展现以邝云、费婕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人的日常生活。

当然,如何跳出青春成长叙事的桎梏、直面时代的诸多命题,将是庞羽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准聘助理教授。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与媒介传播的互动关系研究”(批准号:24ZWB001)中期成果,南京大学哲学社科青年项目“新媒体时代当代小说生产传播与批评机制研究”中期成果]

